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馮曰琮

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五
藝文劄子　奏疏一
漢
薦徐穉等疏　　陳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亮宣威盛美增光日月矣

唐

乞免民租疏　　狄仁傑

彭澤九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羣然若歉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蘇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黄老草萊度日旦暮之間全無米粒竊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

之田一户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孚亡者檢其籍歷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户絶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宋

薦李覯疏　范仲淹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

旦之意也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名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臣竊見往年處士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

其比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為一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

奏薦李覯　　余靖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歷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祕閣名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鄉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郤亢與覯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覯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名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
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然而
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
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
直陳則先忤權貴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
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
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
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直云此

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于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

奏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茍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舉彭汝礪疏　　范純仁

臣近曾具可充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為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黜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

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論賑濟劄子

李綱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

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復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

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
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
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寛假有以
涵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烖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
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為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
而已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

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由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埸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廪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

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浚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乗間擣虚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由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先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朝廷方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

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隷劉光世蘄

黃州隷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
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
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
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
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
相為表裏庶幾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
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宫觀
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

計伏望聖察

減貢金劄子

洪邁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之額與他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縁為姦豪商操權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罔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為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内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

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户部郎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攀例為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梟兩司之數乃若貢金千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於敷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劉盡免茍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為甚少在一州為甚多况民力極敝甚不堪夫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直降手詔

罷河北摧鹽父老懽迎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井自嫌隱嘿不言倘蒙聖慈不以臣言為過願勿下有司徑以御筆蠲減令本州酌量措置不得仍前科歛民困稍蘇此患漸息仰請恩旨特賜宣示干犯宸嚴無任惶懼

白鹿書院奏　朱子

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

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内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勑有司重加修繕聞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報稱萬一駭

懼震慴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内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彞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濶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

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收置輒具奏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詔國子監仰摹先帝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稚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内抛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沈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内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

船不容拯救前後抛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
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縁
此坐視不敢申請令緣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
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
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各預行檢計工料
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
戶毛廸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
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

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寘名錢米僱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内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令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廸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令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其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趂此天氣和暖僱募人工開修不惟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阜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

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為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為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太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阜望把截是為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

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刼遂遣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

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疋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處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騷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

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
愚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
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
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
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
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
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成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
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

前巳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
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
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廵警未嘗敢廢近
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
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廵尉之際其軍兵
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廵
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絶州郡相
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

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
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
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
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為此羸卒
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
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
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
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

盡其言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黏在前乞賜鈞覽

論南康彩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准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

差委池州佘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

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

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埽地

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

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無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

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

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為縣尚且費力若欲建軍壘

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折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廹切利害何必為此以動揺人心為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説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禄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

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賫文移動揺
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為非便
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為引去之計視此不啻
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既荷聖恩强畀民社
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誠不忍
更使復為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已意冒昧申呈其
詳見于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
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熹昨日伏蒙面諭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

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復有所言欲望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户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户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户事力稍重猶可不至

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
為利便須至申稟者

延和殿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
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
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聞納即賜
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
其請然臣之愚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内最明白

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横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

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户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行其後又有人户曾經户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于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則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

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憫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

延和殿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
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
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
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
給田贍養徒衆甚盛廹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
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咸平五年有
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

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聖禮義之宫與異端鬼教

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絶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願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

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子　　徐鹿卿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為牧也大矣忍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為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為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於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

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踴為大苦歲入既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目下米一斛廪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蠃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户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充員宰旅備知國

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芻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為捐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會子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為五十萬石又為之蠲租已責糴為濟凡可以救民命者無不為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饔粥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晚

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
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畧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
財計窘束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
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多
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睿
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為糴
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
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戸其旱

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候到減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户將求除豁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即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

照應收羅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元

奏民間利病疏　　程文海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本是撫州屬縣兩處民户物産大不相侔况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内南豐一縣以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於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熟緞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

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俑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稔知如今比附撫州依例特與末減似宜公私易為趂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寛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如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直陳江西廣東事宜疏　　劉鶚

臣竊伏以比歲逆賊嘯聚夥黨併合醜類多方告警焚
我蘄黄陷我江州諸路守臣皆棄城而逃遁總管李㵾
以無援而戰死臣履任之日濬治城池繕修器械召募
丁壯分守要害偕諸將士百計捍禦雖事勢窮蹙之日
宜為安疆定國之計者也數年之内强寇稍却民賴安
居十七年荷蒙聖恩授臣廣東廉訪副使聞命之日星
夜奔馳度嶺而南修城濠繕甲兵仰仗天威軍士稍集
民志得寧十九年遷臣守韶整頓軍旅撫綏地方城郭

完固猺獠逋避謹將江西廣東兩省事宜為陛下直陳之江西以鄱陽為襟喉以江州為輔臂袁臨吉贛當楚粵之要衝撫建廣饒控閩越之關隘至於龍興名為省會居中應外宜慎簡良帥增設重兵諸郡有警則分兵援之至於各府則修築城池固守隘口團練堵截糧餉既裕兵氣自奮誠能於九江湖口各增一營衛備兵捍衛各置戰船百艘相為應援則荆陽諸盜不敢窺九江湖口而臂指相應矣建昌信州又於關隘謹以烽堠守

以重兵則藩籬固而閩浙一帶不得越境而寇矣廣東事宜節刪

自紅巾賊劉福通起兵於汝潁大爲心腹之患焚蘄黃陷江州是不獨江西一省也方國珍聚衆海上屢降屢叛焚掠沿海諸郡又不獨廣東一省也夫李黼之死於徐壽輝孤城無援也台哈布哈之死於方國珍駐海兵單也趙勝普戰湖口而行省臣桑節死之張士誠據高郵而知府李齊死之凡若此者既不能深防曲慮以消禍患於未然又不能選將練卒以圖恢復於目前天下

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州郡告警而方鎮不以為然也方鎮告警而内部不以為然也夫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大臣不以聞主上不得知其患可勝言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刑威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格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芻糧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閒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八荒之遠六合之廣皆能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若江廣區區之地又何必深長慮哉敢

摭其大端約其形勢惟陛下斷而行之耳

明

褒崇忠節疏　　　　李奎

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

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

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

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凡所以正人

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原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姦賈似道由架閣謫居興國軍連以史館祕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

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承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
行省丞相管如德淛江行省丞相蒙古台將旨名之俱
不赴每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參
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
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妻李氏守節自縊於建
康獄中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澤君烈俱
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
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

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絶汪洋演迤動關世教所著易書詩三傳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徵見於菖蒲之歌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鋭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為命脈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

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聳後進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皇上以節義風勵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關於世教者悉蒙旌褒况枋得為近代忠臣忠肝義膽與金石同堅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

皆發明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風可以立懦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表最著者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照例將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䰟於九原冥漠之中尤見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世教豈小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慶景慕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屏營

之至

申明鹽法舊例疏　　葉鏜

題為申明舊例以杜紛更以一政體以便民情事近日接到浙江廵鹽御史宿應參一本題為申明統轄以飭鹽政以裕國計事内開兩浙行鹽地方如浙江杭州等十一府南直隸蘇松常鎮徽州等五府江西廣信一府皆在所屬但浙江南直隸濵海產鹽去處舊例身親廵歷惟徽州廣信二府止係行鹽地方原無廵歷舉劾事

例近因前任御史將徽州題入統轄故御史宿應參欲行比例乃有此奏臣等待罪該科職司舉正若不究言其弊誠恐將來比例陳乞紛紛變更上失祖宗立法之意下啓事端紛擾之源政體民情皆所不便輒冒昧一一為皇上陳之查得大明會典山東兩浙兩淮長蘆河東廣東海北四川福建陝西雲南等處皆係產鹽地方惟兩浙兩淮河東長蘆四處利源最大濟邊尤急故先年添差御史四員重其事權令其禁革奸弊約束豪强

使占中賣竊私煎盜販者不得肆行乎其間法本善也但行鹽之說其端有二有產鹽地方利源所在其勢必有所趨故設有運使等官而復設御史以臨之者利重而弊多故也其凡于行鹽地方統轄寥濶勢難歸一但使課額不虧流行無滯斯足矣固未嘗瑣瑣稱量而必求事權之偏重也且以兩淮行鹽地方論之如應天鳳廬淮揚寧太池和等九府州江西南昌等十二府湖廣武昌等十七府州其地方可謂廣矣然兩淮御史之所

巡歷者不過南直隸濵海產鹽諸府州縣而已如欲盡行專統轄之權申巡歷之例操舉劾之柄非惟力有不能抑且日亦不足矣推之他省無不如此蓋天下無不食鹽之家而有不必巡鹽之處矧祖宗立法之意盡善盡美如福建廣東海北諸處雖有鹽利止設運司提舉等官而不添差巡鹽御史者蓋以海邦邊境不盡取於民而亦不廢乎榷括之術乃聖人義以理財之中而默寓仁以阜民之意其旨微矣近日以來惟務己意之所

便不念大體之所存故張官置吏益啓紛擾之端朝令夕更茫無歸宿之處且以廣信一府言之東為浙江之境西為江西之轄而浙江常山一縣實當交界山行百里狹徑崎嶇又非舟車可通之地故山商之不樂往誠有如御史宿應參之所陳者然非地方官不行用心之罪也乃其勢所不便而自不樂往耳且以一夫盡日之力肩挑鹽止可百斤脚價當得銀一錢而舟資居停之費不與焉但此鹽止可行于廣信之境內幅員縱横不

過三百餘里而又不能遠通乎境外此山商之所以不樂往也然前此百八十年來貧民但知有食鹽之樂而不知有食鹽之苦藉接濟之力需斤兩之鹽以為食官府固未嘗禁也近因巡鹽衙門之責備巡捕有司之苛求肩挑背負盡入弓兵機快之手而反加之罪張口嗷嗷搖手觸禁甚至有以硝代鹽掃滷為食不但三月之無鹽而已況山川界限則文移之往來者動經旬日事權分轄則有司之叅謁者越境千里且事在得已例在

可因原不係產鹽地方既非利源所生又非弊端叢積該府歳派引鹽不滿八千之數而憲臺廵歴所駐難免供應之煩訐訟者藉是為逋逃之藪叅謁者因是招曠廢之尤況相仍已久垂二百年前此係籍江西之人每多兩浙廵鹽之使揆厥所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設使此例一開漫無底止福建海北等處將有添差御史之說矣各省行鹽地方又將有比例廵歴之舉矣上于國計無裨下于生民無益紛紛煩擾日引月滋聖朝渾

厚博大之治體固不如是之瑣屑也伏乞勅下該部查照舊例寢格新例不必紛更以啓多事之漸庶事體人情兩為便益其於治理未必無小補也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伏乞聖明裁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薦吳與弼疏　陳述

臣先差江西清軍復差審刑訪得撫州府崇仁縣儒士吳與弼乃已故國子監司業吳溥之子賦性端凝居家孝弟經史該博理學貫通守道安貧動循矩度約年六

十心忘仕進躬耕隴畝以教其鄉其教人之法本之以
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益久益勤人多感化臣觀
宋儒程頤以司馬光薦由布衣而為侍講蘇洵以歐陽
修薦布衣而為主簿元儒許衡亦由布衣名起京兆提
學繼為國子祭酒若此數儒有功當時有功後學臣竊
以吳與弼德修於已行孚於人學宗程許文法歐蘇絕
跡公門不求聞達以道自高人所推重真儒者之高蹈
盛世之逸民養高丘園蓋亦有年累次薦舉不屑就已

仰惟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來崇儒重教列聖相繼垂九十年文化之盛超軼前代皇上中興大業政宜獎用賢才以勵風教如蒙准言乞勑該部遣使優加禮聘赴闕或如宋哲宗之用程頤則以之侍經筵必有資於聖學或如元世祖之用許衡則以之任太學必有益於後進緣係舉保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

請建祠表墓疏　左　贊

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

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
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此皇上仁
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
城縣人竊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覯墓在鳳凰山麓
祝穆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同學官拜
埽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埽之典已廢而其墳墓
亦為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覯立心
高古履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

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為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强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歴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覯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没則祭於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

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
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
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行移有司
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
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為無補矣

題請陳澔從祀奏　劉定之

臣竊見聖朝尊崇儒道於先聖孔子所删述五經足以
垂世教者屢次表章尊顯有加無替太宗文皇帝命纂

修五經大全英宗皇帝命刋刻五經註解皆頒賜天下
分布學校皇上自育德春宫以至於今御經筵所讀講
必以五經為先誠萬億年太平根本所繫也然自有五
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經專取程頤傳
朱熹本義於書經取蔡沈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
於禮記專取陳澔集說者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
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
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既專取其說固宜褒異其儒

欲襃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之從祀舊規有程頤朱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沈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澔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澔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況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澔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間然昨學士商輅請欲將以從祀若澔并下禮官儒臣公同博議伏候勅旨施行

請復常平疏　林俊

為備糴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為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政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

官一千名除間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塡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徭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于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監不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

問口外為民邊遠充軍罪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姦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幇誣告强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旁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痞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强盜資引逃走抗拒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罰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巡撫

參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
于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為
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
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户量力領買上上六
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
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
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
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

丁止買二錢以杜無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可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

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者伏惟聖慈留意

乞罷進貢疏　　　　王啟

臣聞防川者不患於川潰之時而患於築塞之後隄防為難療病者不患於病作之時而患於痊復之後調理為難竊見江西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用力幾耗一旦平復如新築之堤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瘥之軀動息無恙惟恐其復作誠裕民止盜損上益下

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使居江右旬宣之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厲階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無在待罪之時急急為陛下言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異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貢不過常物況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逋欠臣自弘治年間任官於此未常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詐傳聖旨之後遠近皆欲自結假進貢之名為納賄之計江西始

有進貢歛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
而起流毒境内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於進貢
今瘡痍之民甫定呻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
之急若復如舊誠恐流寇禍生亂不止于往日且如進
新筍葛不惟出筍出葛之人户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
幇補猶不能交納則筍與葛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竹
不惟出茶出竹之人户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供送猶
不能支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

惜也時新未熟已名上用使者所至凌虐官府則催辦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歛水夫之工錢名為乾折雖餅鑵杠櫃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筍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考也迄至驛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敢灣泊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潰病既療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

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
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蘇民困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計
議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為地方事疏　　　　王瓊
臣等叅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府縣
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者猥
瑣闒茸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寄者因循玩愒而統叙
無法彼處賊情給事中徐文溥奏稱姚源之賊未嘗遭

挫畏懼衣食不繼必思刼掠乞要查訪劉暉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巡撫巡按御史曹倣奏要密行訪探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節次奏奉欽依行下勦捕已過半年而各官若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遁走與醴源賊首顏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勢甚猖獗方纔奏來及奏稱知縣周廣等與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為非不見將各官參問隱匿誤事情罪所據各官俱係互相隱匿軍情重事律該重治

及照近年以來為因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奏捕滅以致滋蔓荼毒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糜費萬計其隱蔽之人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知懼如徐九齡等弘治年間為盜至今及攻打奉新縣燒房建昌縣聞知勸回并去年讐殺民人宋禹三等事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官司並無奏達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逭已責不為忠謀以弭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皇上斷自宸

衷特勅巡按御史徐讃查勘明白分别情罪輕重上緊
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遲延仍請勅切責巡撫都御史俞
諫等俱受朝廷重託鎮撫一方不能宣布恩威潛消奸
宄臨事寡謀惟圖僥倖優游不斷首鼠兩端致盜崛起
猝難撲滅論法即當械送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
人之際姑令戴罪速會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内謀勇
官員不拘文武職銜官秩崇卑會合勦捕務要謀慮精
審計出萬全罪人速得地方早安如或各賊奔逸出境

勢已窮促聽其晝夜襲擊毋致遠遯亦不許輕率無備致墮賊計如有成功不惟准贖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悔悟致成大患國典具在噬臍難及本部議擬未盡及干係重大事情星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湖廣浙江南直隸兩廣等處鎮廵官員嚴督三司守廵兵備等官但係通連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法擒捕遇有江西殺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糧料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過逃走一體叅究

罪不輕貸但遇賊到隨即依律申奏不許隱匿

征勦機宜疏

看得御馬監太監畀直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動調人馬令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勦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為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遥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

專在汀贛二府住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勦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為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官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勦南贛地方强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令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太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為愈也況鎮守江西太監原奉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勅書會

同南贛都御史事例若准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勅
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陜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
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干體統决難輕准合無本部行
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
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勦除或動調腹裏府衛
州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勅
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
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推托因而失誤軍機

罪有所歸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却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底息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辯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

湖廣郴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數為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撫為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勅旨民情事務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為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為職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為愈也是令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

所奏前事皆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刼掠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限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

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勦流賊事例先已奏革外若南贑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守廵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奏繳查照南方勦蠻賊現行舊例議擬陞賞